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十六回 患天花郭綏之變相 看夜戲□三旦登場

卻說寶玉今天觀看賽馬，無意之中遇見綏之，如獲至寶。又換坐了紮彩的香車，□分得意，遂同綏之歸家，以敘闊別之情。方才坐在車中，未便細細動問；此刻到了家內，先命阿金整備了半夜餐，然後促膝談心，細問綏之道：「郭大少，舊年轉去仔，唔篤令堂太太格毛病，諒必就好格。」綏之道：「我回去的時候，病勢果然沉重。後來我到各廟燒香，許了一個大願，吃了幾□帖仙方，方始病退身安。調理到□二月內，漸能起牀行走。所以我一時不能回申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實梗看起來，唔篤老太太格身休，真真靠活菩薩保佑格。」綏之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起先請了許多有名郎中，吃了□幾劑藥，那知越吃越重，好像澆在石上一般。及至許願之後，就一天好似一天，你想奇也不奇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忘記脫問，到底是啥格病介？」綏之道：「其實是痰火症。醫生當他受了風寒，都用那表散辛熱之藥，以致把病弄大了，足足睡了三個多月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既然到□二月裡就好，為啥正月裡勿回上海介？」綏之道：「我實在不能脫身。到了正月裡，又往各處去還願燒香，拜佛謝神，直忙過了正月，方才略略安閒呢。」寶玉道：「照說法，轉仔廣東，有工夫去白相格哉。」綏之道：「前月卻頑過兩次，因我有兩個至交朋友。一個叫詹祖梅，一個叫尹選仁，請我到花船上飲酒，未便推卻，只得從興前往。其實我心中記掛著你，雖勉強叫了幾個局。若要比起你來，真有天淵之隔，看了反為掃興。故在席間把你提起，說與他們聽了，帶累詹、尹二位□分羨慕，恨不生了兩翅，飛到上海來，與你會會。你想他們癡也不癡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格套閒話像煞有介事，奴要相信格呀？登勒奴面前討好奴兩聲（讀生），到仔背後頭，只怕老早忘記格哉。勿然末，昨日到仔上海，就該應來關照奴。」說著，把嘴批了一批。綏之也笑道：「雖是我不好，你也該原諒的。我昨天午後來申，至晚上方到棧內，曉得今日賽馬，馬車是我哥哥定的，紮彩也是他的主意，所以我不來邀你。你若不信，我就罰個咒你聽聽好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奴罰啥牙痛咒。有介事也罷，無介事也罷。看辰光已經一兩點鐘，阿要吃仔半夜餐勒困罷？」阿金接嘴道：「點心搭仔稀飯，我去搬進來哉。早點吃過仔末，讓（讀釀）倪好早點困，唔篤明（讀門）朝還要去跑馬格來。」寶玉點點頭，綏之卻嘻嘻的笑着道：「你們為什麼這般心急？要曉得，我們困了去，還有許多事情；不到天明，終究睡不安穩的。」寶玉不等他說完，重重的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張狗嘴裡，終無不象牙突出來格。困末，去坐到天亮，勿關得奴事。奴勿來陪格。」阿金也道：「郭大少格面皮啥落能格厚佬？那怕城磚篤上去，只算拜年帖子格哉，說得出格種閒話，阿有點難為情格嘍？」綏之不睬阿金，單向寶玉說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是我說差的。少停到了牀上，再與你陪罪如何？」寶玉聽了，又對他眨一個白眼，答道：「說閒話，終歡喜搭小銅錢。奴總有一日變仔麵孔尋著，難末下埭（讀大）勿敢得來。」綏之道：「你會變臉，難道我不會變臉嗎？只怕我變了臉，你就不敢尋著我了。」哪知這幾句話本是無心說出，竟成了後日的讖語，可見得嘴是毒的。兩人取笑了一回，阿金已將蓮心湯、燕窩粥搬了進來。寶玉同綏之吃畢，各自寬衣解帶，同上牙牀，不必細表。

到了明日午後，寶玉、綏之帶了阿金，仍坐了那部紮彩的馬車，去看跑馬，一連兩天。第三日上，又看西人跳浜。故綏之夜夜住在寶玉家裡，寶玉待他格外親熱，日則同行，夜則同睡，形影相隨，不離寸步。因此綏之□分迷戀，住過了一月有餘，非但家中沒有回去，而且棧內也並未到過。即使偶然想著與寶玉作別，卻被寶玉攔阻，堅不肯放，綏之也只得罷了。其時端節將屆，土棧中帳目甚忙。義臣來尋他幾次，寶玉都代他回答，或推有病，或說出去，不令他二人見面。義臣明知綏之在此，卻未便進房搜索，無法奈何，到後來也不去看他了。

寶玉這副手段彷彿把綏之禁錮，以填夜來的欲壑；即有時出外坐馬車看戲，皆是親身陪伴，不許綏之脫身。惟每夜出局，卻教阿金看守，自己帶別人出去，以致綏之如鳥入樊籠，魚投羅網。雖不費一錢，夜夜與美人伴宿，大是便宜，然起初自恃少年，不難鞠躬盡瘁，視為樂事，及至半載之後，旦旦而伐，精神漸漸的虧耗，身子漸漸的羸瘦，只得吃幾筒洋煙，借些本錢應用，還恐不足赴敵，又吃那壯陽酒、九丑丸霸烈之藥。你想綏之這個人，生病不要生病嗎？自三月下旬起，直至來年二月過後，足足有一年光景，綏之的身體本已虛弱，又沾染了時氣，不覺發寒發熱，生起病來了。吃過了兩服發散湯頭，寒熱仍然不退，翻又加重了些。寶玉慌了，與阿金商議請醫。阿金道：「郭大少格病末蠻重，像煞著仔邪實梗，終要請個把有名氣格郎中末好。」寶玉道：「請啥人好介？奴一時想勿出。」阿金道：「啥忘記哉？前頭請過陳曲江，倒蠻好格，阿要請俚來看看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嚙哈，搭奴去請罷，奴等掛號轉來仔，想到虹廟裡去燒香，搭俚許一個願。作興俚碰著外邪，也未可知格。」阿金唯唯答應，拿了掛號錢匆匆去了。

此時寶玉待綏之尚算有些微情義，故走到綏之牀前，看了一看，見他身子朝裡，口中喃喃的謔語。寶玉暗闔心驚，等到阿金回來，即忙坐著自己包車，到虹廟裡去燒香，通誠禱告了一番，又順便動了一個課筒，方才回去。告訴阿金，據課中所斷，說有幾個女鬼纏擾，須用羹飯五碗、銀錠五千、衣包五個、雨傘五把送東北方，再叫天喜四□九聲，每聲用甲馬一張。過了本月廿二日，自然病勢減輕。因今年有白虎病符兩凶星坐命，還宜禳星禮斗，向各廟燒香祈福，方保後來無事。醫生須請西南方，必定見效。寶玉述了一遍，阿金道：「今朝倪請格陳曲江，剛正是西南方，終算巧格。」寶玉道：「巧是巧格，但原俚就好末嚙哈，勿然末，哪哼嘍？」阿金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有啥來再商量末哉。且拿洋鈔交撥我，格套送客人格物（讀末）事，停歇叫幫篤去買好仔，格倒要緊格。」寶玉應允，即在身邊取出一張鈔票，交與阿金道：「去辦端整仔，一總來交帳末哉。」阿金領命，自去下樓交代，不表。

且說寶玉在房中，無情無緒，悶坐到四下多鐘，先聽得下面人聲嘈雜，知是醫生來了，後見阿金進房來說道：「郎中來格哉，阿要就請俚上樓罷，去陪陪俚，告訴俚點病源末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是難為情煞格，代奴陪俚罷。橫勢也曉得病源，俚也看得出格。事後奴重重謝末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格末走開仔，我去請俚上來哉。」說罷，把筆硯端整在中間臺上，方回身下樓而去，引領那位郎中上樓。

這郎中姓陳號曲江，本籍是無錫人。初到上海的時節極其窮苦，幸得有位族叔在城內開設堂子，名叫陳大麻子，生意甚好，就投奔到那裡，管理皮肉帳。混過了一年，因自己懂些醫道，在同行中與人治病。果然運氣來了，一個個藥到病除，他遂丟去了皮肉帳，在城外懸壺行道。不上四五年，其門如市，婦孺皆知其名。醫業之中，上海要推他獨步了。這段情由並非在下編書捏造，問幾個老前輩，或者還有些知道，但非書中的要緊人，我就算一言表過。

當時寶玉請了他來，裝出大模大樣，跟了阿金上樓。先在中間坐定，問道：「是誰生病？可有寒熱的嗎？」阿金信口答道：「是倪先生格親眷，住勒間搭。發仔幾個寒熱，嘴裡說胡話，人才弗認得，格落請先生來看看呀。」曲江道：「你快些領我去看，我今天實在忙得狠。看過了這裡，還有二三□家等著呢。」阿金聽了，即忙引曲江進了臥房，在牀前擺了一隻方凳，請曲江坐下；又點了一枝蠟燭，放在桌上，方把帳子上起。卻巧綏之身子朝外，就輕輕將棉被揭開，拉出他一隻手來，擱在幾本書上，然後把自己身子讓出，請那先生診脈。曲江見綏之面色緋紅，昏昏似睡，曉得病勢沉重，彷彿是春溫症候。及至按過了兩手的脈，移了蠟臺，細細一照，卻見皮膚之內，隱約有無數的紅點，比著綠豆還大，便回頭向阿金道：「他的病並不是傷寒症。據我看來，一定是出天花。雖已現出紅點，卻未透發出來，所以不省人事。幸而看得尚早，不致內陷，或者有救。但有一說，大人比不得小兒。小兒是純陽之體，本力甚足，容易透發，只須上漿飽滿，便能太平無事。雖比種的兇險，其實道理是一樣的。現在他是大人，非惟皮膚已緊，膜理難開，而且腎經虧耗，下元虛損，只怕痘根倒塌，不能上漿，那就無法可施了。」阿金道：「實梗說法，是萬難好格哉？」曲江道：「但看這幾帖藥，得能將花托出，自然無妨了。」說罷，起身回到中間。阿金也跟了出來，看先生開好了藥方，送過醫金。曲江要緊到別家看病，匆匆下樓上轎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阿金拿了藥方，回進房中，交與寶玉觀看。寶玉本在後房，早聽得郎中的說話，心中甚是著急，故把藥方一看，便向阿金

說道：「難末哪哼嘎？俚出天花，一來末容易過人，二來末勿知阿發得出。倒弄得奴嚙不仔主意，濕手捏仔乾麵勒裡哉。替奴想想看。」阿金道：「嚙啥別樣想法。俚今朝請俚吃仔格帖藥，做長做短，終算格情義。到仔明朝，管俚好點勿好點，請俚篤阿哥來送仔俚轉去，就完結哉，勿犯著費仔銅錢，再擔啥格干係。不過俚篤阿哥到仔間搭，要說兩聲鬼話格。」寶玉一聽，倒也不差，准其這樣辦法，落得把濕布衫脫去，由他是死是活了。當夜，卻照課筒所斷，叫喜送客人，忙了一回，又將藥煎與他吃。

果然到了明晨，綏之面上的天花盡行發出，斑斑點點，竟無一毫空縫，身上可想而知，但沒有上漿罷了。寶玉略看一看，見綏之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非惟令人害怕，而且有一陣氣味，直從帳中透出。寶玉急忙避開，走到外面，喚阿金去請義臣。阿金問道：「格月土棧叫啥格店號，我倒忘記脫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店號叫『郭新興』。快早點去請罷。」阿金噢噢答應，不便叫相幫前往，親自到彼相請。卻巧義臣在店堂中算帳，阿金叫應之後，即便細訴情由，請他前去。義臣把帳放好，約略問了幾句，遂隨著阿金同行，不消片刻，早到寶玉家裡。

阿金引導上樓，喊應了寶玉。寶玉出來，招接義臣進房。義臣走到綏之牀前，仔細一看，見他臉上都是紅點，粒粒飽綻，確是天花，也不去驚動他，只把自己鼻子掩著，恐沾染了這個氣味，將身退到夾廂裡坐下，方才問寶玉道：「他在此間想必長久了，他的病是何日起的？醫生可曾看過嗎？」寶玉此時只得捏造幾句鬼話，答道：「俚來得弗到一禮拜來，格日（讀熟）子到仔間搭，吃仔□幾杯酒。起頭倒無啥，後來有點頭疼腦脹，看俚坐勿住哉，俚還想轉去。奴一想勿好，路浪吹（讀癡）仔風，格落留俚住格。洛裡曉得，當夜就發寒熱，人倒還清爽。直到昨日朝浪，忽然糊塗哉，嘴裡說胡話，害奴嚇煞快，馬上去請陳曲江來看，說是出天花，所以撥信撥大少。勿知阿癡格？」說著，把眼睛揩了一揩，□分做作。因恐義臣見怪，故又將那張藥方遞與義臣觀看。旁邊阿金也說道：「昨日夜頭，倪先生因才豈，一干子陪仔一夜。到仔今朝，難末喊倪起來，急得嚙淘成，差倪到棧裡請大少來，皆為想勿出主意落呀。」義臣聽說，明知他們要脫干係，不如我做了人情罷。便向寶玉說道：「承你的情，看待甚好，但據我意見，還是他回去的穩當。好是不必說，設或三長兩短，在家中也體面些，否則要被人議論的。你道對嗎？」

寶玉聽了，如得了皇恩大赦，出脫這個私鹽包，即趁勢答道：「大少格閒話是蠻對，不過奴實在對勿住俚。還有一說，晏歇點哪哼送轉去介？」義臣道：「不妨，只要用一乘轎子，把他坐著，用汗巾攔住，蓋著一條棉被，下了轎簾，沒有風吹進去，有什麼要緊呢？」寶玉聽他調度，喚相幫預備停當，然後走至牀前，低聲向綏之叫喚。綏之雖不能答應，心裡卻比前清醒，略把頭點了一點。其時義臣也走過來，見他這個樣子，便道：「他此刻似乎略醒，我意欲送他回去了。你去多喚幾個人來，把他攙扶下樓上轎，從速為妙。」寶玉巴不得他早去，即命阿金去喚人。登時上來了四五個繫腿，七手八腳，把綏之攙扶起牀，蒙頭蓋了一條大被，撮撮弄弄，一逕下樓。義臣跟隨在後，寶玉與阿金相送，看綏之坐進了轎，照著方才所說，蓋好棉被，攔好汗巾，下好轎簾，轎夫上肩出門，義臣押著同行。寶玉送至門前，也就進去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單說義臣送綏之到家後，無非延醫服藥，真真九死一生，直到一禮拜，方始花也出齊了，漿也上足了，人也清醒了。又過了半月，痘已回得乾淨，但覺臉上奇癢，偶不經心，用手搔了一搔，把花疤盡行搔去。起初並不在意，隔了幾天，見義臣對他大笑，不覺疑心起來，取鏡照了一照，那知不照猶可，及至照了這副容顏，自己也嚇了一跳，分明是個醜鬼：將一個極翩翩的美少年，變成了一個奇醜的大麻子！心中懊惱欲死，彷彿重投母胎，換了一個人身，從此自慚形穢，心灰意懶，雖病體全愈，也不再往寶玉那邊了。蓋綏之本是精明強幹的人，曉得寶玉待我恩愛，不過貪我年輕貌美。如今變得這副嘴臉，還要到他家裡，豈不被他厭惡嗎？所以執定不去，一心一意同義臣經營商業，翻成了克家的令子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。在淺見者只說他愛嫖的下場。據我而論，綏之這場病，我要與他慶賀。大約他祖宗積德，自己有命，故得上天保佑，命痘神前來搭救，跳出這迷魂大陣。不然，被寶玉禁錮，夜夜敲精吸髓，做了他的食料，只怕再過一年半載，就要了綏之的命了。如此一想，今番出天花變相，豈非是救命王菩薩，該與他慶賀嗎？此回是綏之的結局，後書不提。

仍要說那寶玉，自見綏之去後，把胸前這塊石頭掙掉，交代阿金買些絳香、芸香，滿房薰了一薰，解解這股穢氣，免得沾染他人，當日無話。

又到明朝，寶玉因前幾天納悶，兼又晚間獨宿，好生難過，要想坐一部馬車到愚園去閒散閒散。來了一班熟客人，碰了一天，至晚方散，只得帶了阿金到丹桂園去看戲。其時戲剛開場，先把那戲單一看，頂倒第二出是《遺翠花》，上頭刻著內廷超等名角□三旦，不知怎樣一個好戲子。心中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聞阿金問道：「今朝阿有啥格好腳色勒海介？」寶玉道：「有是有一個格，叫啥格『□三旦』，諒必來得幾日來，勿知好呢勿好？奴搭從見過歇格。」阿金道：「是老生呢？小旦介？」寶玉道：「俚叫也叫『□三旦』，自然是旦哉，啥能格笨佬？」阿金道：「劃一劃一，我真真昏裡裡哉。」兩人正當講話，已做過了兩出，無甚好看。寶玉翻向對麵包廂，以及樓下正廳瞻望，無一處不擠得滿滿，比往常愈覺熱鬧。今日同行中姊妹來得卻也不少，大約都要看□三旦的戲，可見□三旦這個角色決不是尋常泛泛的。寶玉一面想念，一面再看臺上這齣戲，又換過了一齣，較先前做工好些。但丹桂里的幾個舊角色，寶玉都看得熟識了，故專心致志等候那□三旦出場。

好容易看完了兩出，方做到那出《遺翠花》。寶玉凝神注目，聽得小鑼輕敲，便見電燈一閃，門簾微啟。臺下看的人喝了一聲采，走出那個嬌嬌滴滴、裊裊婷婷的□三旦。扮著丫頭模樣，穿一件湖色繡花小袖襖，外罩大紅金繡馬甲，束著一條繡花茶綠汗巾，桃紅繡花褲兒，週身又嵌著水鑽小鏡子，在那電燈之下，越顯得光華奪目，百媚千嬌。寶玉見了，猶如《西廂記》所云「眼花撩亂口難言，魂靈兒飛至半天」了。又聽□三旦唱的是梆子調，清音激越，高遏行雲，不同凡響，更令寶玉如醉如癡，□分羨慕，真不愧為超等名角。前人有一首詩，深贊□三旦的美貌，其詩曰：

天然綽約美丰姿，能使狂蜂浪蝶癡。

貌似蓮花花解語，迷離那得辨雄雌？

又贊其唱工之佳，也有七絕一章，詩曰：

珠喉一串勝鶯啼，月殿曾聞曲詠霓。

臺上幾聲如裂帛，令人哀感使人迷。

可見□三旦色藝雙佳，無怪寶玉動心。正是：

孽債重重還不盡，情思脈脈總難拋。

不知寶玉與□三旦可能成其美事，且看下回接談。